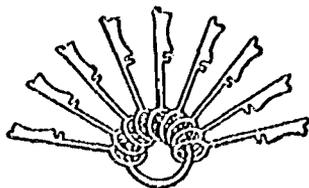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唐太宗

編者 張仲實 劉逸青



中華書局編印



唐太宗宗像

以銅爲鑑 可以正衣冠

以古爲鑑 可以見興替

以人爲鑑 可以知得失

——太宗悼魏徵語——

唐太宗

目次

頁數

第一章 唐太宗的社會背景

第二章 唐太宗的生平

第一節 唐太宗的家世

第二節 唐太宗佐高祖

第三節 兄弟競爭的起因

第四節 兄弟競爭的演進

第五節 兄弟競爭的結局

第六節 太宗改立太子的始末

第三章 唐太宗的武功

第一節 滅薛舉李軌

第二節 滅李密

第三節 滅劉武周

目次

五
六
八
〇
二
五
七
九
〇

72061

唐太宗

二

- 第四節 滅王世充建德……………二二
第五節 滅蕭銑……………三一
第六節 滅劉黑闥……………三三
第七節 平突厥……………三六
第八節 平薛延陀……………四二
第九節 滅高昌……………四四
第十節 平龜茲 附征天竺……………四五
第十一節 征高麗……………四七

第四章 唐太宗的文治

- 第一節 太宗的任用賢才……………四九
第二節 太宗的善納諍諫……………五三
第三節 太宗的修明治道……………五七
第四節 太宗的宏獎學術……………五九

第五章 結論

- 唐太宗年表……………六七

唐太宗

第一章 唐太宗的社會背景

我們要明白現在，必先要明白過去；因為現在的一切，都是由過去逐漸演變而成的。換句話說：在歷史上某種事情，或制度的發生，必然地有其時代的背景；否則，決不會憑空產生出來的。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對於唐太宗（公元六二七年——六四九年）之所以成爲一代的英主，便可以瞭然了。我們都知道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處處以民爲本；如果我們追究他這種民本思想的來歷，就可看出環境影響了太宗如何之深！原來太宗感覺到隋煬帝（公元六〇五年——六一六年）在末年的時候，荒淫無度，而且因爲連年用兵徵發民力太過了，以致怨聲載道，終於召了亡國之禍。所以太宗卽位之初，就無時無刻不引煬帝爲前車之鑑，就格外體念百姓。其次，在隋代末年，因爲煬帝遠征高麗，中央政府失去了



統制力的緣故，羣雄就乘機割據，當時一種紛爭擾攘，民不堪命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所以太宗因為晉陽今山西太原令劉文靜的勸告，就有救斯民於水火，取煬帝而代之的意思了。現在我把煬帝怎樣的擾民，說個大概；至於當時羣雄割據的情形，另詳本書第三章，此處不備述了。

一 煬帝楊廣在初即位的時候，差了幾十萬戍丁的男子，從龍門今山西河津縣西北二十五里掘了一條長塹，東面接到長平今山西長平縣，西到臨清關今河南新鄉縣，渡過廣

河到浚儀今河南開封縣，襄城今河南襄城縣，一直到上洛今陝西洛陽縣來做國家的防線。

二 定洛陽爲東京，命楊素等辦理這建築的工程，每月做工的有二百萬人，叫洛州今河南洛陽縣郭內的居民和各州富商大賈幾萬戶都搬到東京來住，把二嶠道廢去，另開

慶冊道今河南開封縣

三 命宇文愷等造顯仁宮今河南宜陽縣，把長江南嶺之間的奇材異石運到洛陽，另外再求海內的嘉禾異草和珍禽奇獸來充實苑囿。

四 因為要巡歷淮海的緣故，招集了一百萬人來開通濟渠（運河），這渠從洛

陽西面的西苑，引穀水（今澗河）洛水（今洛河）通到黃河，再從板渚今河南汜水縣東北引黃河通到汴河，（流經河南開封、歸德等處，如今已湮沒了）從汴河通到泗河，（流經安徽宿縣、靈璧、泗縣，現在也湮沒了）入淮河。

五 調遣百姓十萬開邗溝，（今江北運河，從淮安到揚州）通到長江，溝廣四十步，兩旁築堤種楊柳，開御道。

六 從長安到江都今江蘇揚州，蓋了四十幾所離宮，裏面藏着許多的美女；同時又派人到江南造龍船和雜船數萬艘，預備游玩時乘坐。

七 把西苑造得非常偉麗，周圍有二百里；裏面是海，周圍有十里；海中造了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還造了臺觀宮殿，工程十分玲瓏和精緻，四面的佈置，非常講究，可說是應有盡有的了。

八 在鞏縣東南的平原上面，造洛口倉，城的周圍有二十多里，穿過了三千甬，又在洛陽北面七里造了回洛倉，城周十里，穿過三百甬，每甬都容粟八千石，又可見那時搜括之多。

九 當他巡幸到代北今山西代縣的時候，打發了河北十餘郡的丁男，去鑿太行山，通到并州，今山西太原來作馳道。

一〇 派遣了男百餘萬去造長城，西面到榆林，今陝西榆林東面到紫河，今綏遠綏德縣西北

一一 兩京（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和江都的苑囿，宮殿雖多，久而久之，也

就生厭了。一面又在太原造晉陽宮，一面又命在汾州，今山西汾陽縣的北邊，汾水的平原地方，

起造汾陽宮，今山西靜樂縣又要想東巡會稽，今浙江紹興縣因此開鑿江南河，（就是鎮江到杭州間

的運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縣到餘杭，今浙江餘杭縣長八百多里，闊十多丈。其間又不知費了多少

民力。

一二 令幽州（北平）總管元弘嗣到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和督工的人，

日夜立在水中，不敢休息，從腰部以下，都生蛆了，死的人占十分之三四；並且命河南、淮

南、江南造軍車五萬輛，以便運載衣甲和帳棚。

一三 命毘陵，今江蘇武進縣通守（官名）聚集了十多郡的兵幾十萬，在那的東南，造

起宮苑來，周圍十二里，裏面造了十六個離宮，大都仿照東都（洛陽）西苑的樣子，且

奇麗過之。

看了上面所說的，我們知道煬帝不但大興土木，浪費了國帑，而且還常常到四方巡幸，以圖一己的快樂。雖然如開運河，造長城，鑿馳道等事，現在尙沐受他一部分之利。結果竟把國家弄得內外交困，自己既然受了殺身之禍，而人民也蒙了莫大的害處。太宗看了這種情形，便不得不接受了他的好友劉文靜的建議，去勸他的父親乘機起來弔民伐罪，奠定帝業的基礎，這就是中古時期聲威遠播，武功文治，最稱隆盛的唐代的前夕，也就是太宗的社會背景了。

第二章 唐太宗的生平

第一節 唐太宗的家世

唐太宗姓李，名世民。父名淵，有二十二子，其中四子是皇后竇氏所生，長子名建成，太宗行二，三子名元霸，四子名元吉，這四個兒子之中，惟元霸早死。他們的祖先是隴西狄道人，西涼李暠的後裔。李暠的祖父名虎，在後魏作官有功，封隴西郡公，爲八柱國之一，賜姓

大野氏；後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至楊堅爲周相，才還復本姓。淵的父親名昉，仕後周爲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爵。淵生七歲卽襲封，及長仕隋，補千牛備身。隋文帝楊堅的皇后獨孤氏係淵的從母，因此特見親愛，累轉外官，到了隋煬帝廣的時候，就在太原留守任上起兵，後來代隋而有天下，是爲唐高祖。

第二節 唐太宗佐高祖

太宗從小就天資聰明，相貌不凡，及長更是雄才大略，交結天下奇士；當在太原的時候，見隋朝方亂，陰有安定中國的心。晉陽令劉文靜見了太宗，知道是個非常人物，就和他深相結納。後來文靜因爲同楊玄感的黨羽李密結爲姻親，犯罪下獄，太宗親自去探問，暗中同他計劃大事。文靜說：「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偃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吏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令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太宗聞言大喜，以爲：「正合己意！」就暗中預備一切，高祖尙不知道。

太宗深恐高祖不聽他的計劃，遲疑許久，不敢明言。劉文靜察出太宗的意思，就爲他設法。文靜探悉晉陽宮監裴寂和高祖是舊交，常常夜以繼日的在一起飲宴，情感很深，若得他去對高祖說，必會聽從，打定主義，然後介紹裴寂和太宗相交。太宗出私囊數百萬錢，使龍山令高斌廉誘寂賭博，故意輸給他，寂心中歡喜，同太宗更加親密。太宗見時機已到，就把預定的計畫告訴他，託他向高祖關說，裴寂滿口答應。恰巧其時突厥正舉兵侵寇馬邑，高祖遣高君雅將兵會同馬邑太守王仁恭併力抵禦，不能取勝，高祖恐怕傷帝降罪，甚爲憂慮。太宗乘間進言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盜寇，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高祖聞言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立取紙筆要作表文，太宗毫不驚慌，徐徐說道：『世民睹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高祖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過了一天，太宗又對高祖說：『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高祖乃歎曰：『吾一夕思汝』

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先前裴寂既受了太宗之託，又因曾私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恐一朝事洩得罪，有一天同高祖對飲，酒至半酣，從容進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

煬帝因高祖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拘二人到江都治罪，高祖大懼，太宗與裴寂等乘間對高祖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高祖深以爲然，遂調集兵馬，大張反隋旗幟，後來果成大業，開數百年之基，都是太宗輔助之功。

第三節 兄弟競爭的起因

高祖因爲當初起兵，都是太宗爲他謀畫一切，嘗對太宗說：『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

當以汝爲太子。」太宗聞言，且拜且辭。後來高祖得了天下，立長子建成爲太子，封太宗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又因太宗勞苦功高，特置天策上將的名目，位置太宗，爵位在王公之上，並命開府置屬官。

太子建成性情寬簡，歡喜酒色和游獵；元吉多過失，兩人都都不爲高祖所愛；獨太宗的功名日盛，想改立他爲太子。建成知其意，心中很惶懼，暗中同元吉協謀陷害太宗，曲意奉承一般妃嬪，想藉此以邀高祖的歡心。

那時東宮諸王妃公主的家屬和後宮親戚等人，在長安橫行霸道，奪人田宅，專作非法的事，地方官吏不敢過問；獨太宗不去奉承諸妃嬪，因此都在高祖前爭譽建成，元吉而說太宗的短處。後來太宗平定了洛陽，高祖命貴妃數人到洛陽選閱隋朝的宮人，並收府庫裏所藏的珍物。貴妃等私向太宗要索寶物，且代親屬求官；太宗因爲寶物都已記載冊籍，奏聞高祖；至於官職是國家公器，要任用賢才的人，不能胡亂位置戚友，把貴妃們的要

求一起拒絕，所以更加怨恨太宗而暗助建成，元吉愈在高祖前面時進讒言，因此兄弟間的競爭也更激烈了。

第四節 兄弟競爭的演進

太宗因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豈知張婕妤的父親仗着女兒在後宮的勢力，令婕妤在高祖前求將給王神通的田，轉賜給他，高祖果然下了一道敕書賜他，神通因爲太宗的敕給在先，不肯奉詔；婕妤向高祖訴說，高祖怒責太宗曰：『我手敕不如汝教耶？』過了幾天對左僕射裴寂說：『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昔日子也。』尹德妃的父親阿鼠，藉勢驕橫，太宗時爲秦王，王府的屬官杜如晦經過他家門口，被家僮數人拉下馬來，打折了一指，並且說：『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怕太宗得知，告訴高祖，竟先發制人，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高祖又怒責太宗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雖經太宗極力辯析，終不相信。

太宗每逢在宮中侍宴，對着諸妃嬪，就想起母后早亡，不得見高祖成帝業，心裏一難過，不禁流淚，高祖看見，很不高興。諸妃嬪見有機可乘，就共同進讒，說：『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惟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等母子必不爲秦王所』

容無子遺矣！皇太子仁孝，陛下若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高祖聽了，也覺傷心，因此把改立太子的事攔起，待太宗也漸漸疏遠了。

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從速除了太宗，并且自告奮勇，說：「當爲兄手刃之。」有一天，太宗從高祖幸元吉之第，元吉預先埋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想刺太宗，建成忽然阻止，不許行兇，元吉見功敗垂成，很是惱怒，說：「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後來，建成擅自招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之士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分屯在左右長林門，號爲長林兵，預備將來之用。慶州都督楊文幹從前曾經宿衛東宮，建成同他很親厚，私下命他招募壯士，送往長安。

高祖在位的第七年，幸仁智宮，今陝西宜君縣建成留守，太宗、元吉隨行，建成暗囑元吉設法

謀害太宗，又使郎將運送盔甲給楊文幹，叫他起兵，內外相應。郎將行至半路，竟將建成的計畫上告，高祖大怒，召建成到仁智宮，建成初不敢去，太子舍人徐師慕勸他舉兵反，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他減少車服，不帶隨從，趕快去見高祖謝罪，建成只得去到仁智宮，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乎氣絕。高祖怒氣猶未息，把他留在幕下，派兵監守；又差人趕速去召楊文幹，文幹知事不妙，就發兵謀反。高祖召太宗謂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想應之者衆。汝宜自

行，還立汝爲太子，當封建成爲蜀王。』太宗既去，元吉同妃嬪竭力替建成求餽，朝臣中也有爲他緩頰的。高祖之意竟變了，仍命建成回京師留守，只責備了幾句不應該弟兄和睦的話，把罪名都推在太子中允王珪等身上，流到很遠的州郡去。楊文幹攻陷寧州，今甘肅慶陽縣及太宗的兵一到，文幹就被手下人所殺，把首級傳到京師。太宗立功回來，兄弟之間，嫌隙更深，建成等謀殺他的心更急。高祖命太宗出守洛陽，將去時，建成、元吉兩人計議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定計暗令數人上對事，說秦王的左右聽說到洛陽，無不喜躍，察看他們的志趣，恐怕不會再來，又鼓動近幸的臣子以利害關係說高祖，高祖竟爲所動，命太宗守洛陽的事又中止。建成、太宗、元吉三人同在長安，相害之勢，愈結愈深，卒至後來有玄武門之變，不能說不是高祖太無決斷，醞釀成功的。

第五節 兄弟競爭的結局

高祖屢次想改立太宗爲太子，總被左右蠱惑，不能下決心，以致元吉愈加膽大，竟敢

請高祖殺太宗，高祖不加譴責，反說：『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詞？』元吉說：『秦王初平東都，願望不還，散金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詞？』高祖不聽，太宗的僚屬都很憂懼。行臺郎中房玄齡向比部郎中長孫無忌說：『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實乃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無忌將這話告訴太宗，就召府屬杜如晦商量。房杜兩人之意相同，無忌同護軍尉遲敬德等，又日夜催促太宗早決大計，太宗還是遲疑未定。那時太宗手下有智略的人，多半被建成等進譖，驅逐出府，卻巧突厥入塞，建成、元吉將兵抵禦，元吉請尉遲敬德同往，又抽調秦府的兵卒以壯聲勢。率更丞王嗔密告太宗說：『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太宗的府僚又言：『比聞護軍薛寶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太宗聽了這些話，漸有決定滅除兄弟之意。高祖在位的第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即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

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仇。』高祖聽了，很驚詫，答曰：『明嘗勸間，汝宜早參。』第二天早晨，太宗率長孫無忌等入朝，把兵卒埋伏在玄武門，張婕妤探得太宗密奏高祖的話，差人走告建成，建成召元吉共商應付之策，元吉說：『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道：『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聞消息。』於是兩人同入朝，走到臨湖殿，覺有變，立回馬想歸宮府，太宗一箭將建成射死，元吉也中了流矢，被尉遲敬德所殺。東宮及齊王府的二千精兵，聞變，就連合往攻玄武門，爲守門兵所拒，不得入，接戰許久，內殿都有流矢，及到太宗的兵來救，才將建成等的兵戰敗，副護軍薛萬徹逃入終南山，將軍馮立也離軍逃走，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宮宿衛，高祖聞其事大驚，與裴寂等共謀，蕭瑀、陳叔達均謂：『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志也。』於是即下詔，令諸軍統受太宗處分，建成的五個兒子都被殺了。並下詔全國，凶逆之罪，止有建成、元吉，其餘附從諸人，一概不究，即立太宗爲皇太子，又下詔從此軍國諸事，無論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一場兄弟間激烈競爭之局，至此才算告一段落。

第六節 太宗改立太子的始末

唐朝內亂既平，宮禁之禍漸止，於是高祖就禪位於世民，是爲太宗皇帝，尊高祖爲太上皇。太宗有子十四人，高宗治與恆山王承乾、魏王泰三人，都是皇后長孫氏所生；承乾居長，就立爲太子。年紀稍長，頗喜歡游獵，以致荒廢學業，但性很巧詐，智足飾非，每臨朝堂，必和人講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一般小人狎褻，如有僚屬進諫，承乾必先猜度來者的心事，知是來勸諫的，立刻正容端坐，痛自責備，使僚屬無話可說而罷。所以朝臣起初都當他是個賢明的人，而不去詳細觀察了。魏王泰性好學，司馬蘇助對泰說：『古之賢王，都招士著書，』於是泰就大開館舍，羅致時賢，歸附他的人很多，朋黨之勢已成，而泰的名譽也因之日高，又因承乾有足疾，陰有奪太子之心，再加太宗待他之厚，過於承乾，於是泰的勢力日甚，想排去承乾之志，亦從此更進一步。

泰既有奪太子之心，便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玄齡第二子）等二十餘人爲心腹；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尙書杜楚客，俱助泰要結朝臣，大事運動，文武羣臣，各有附託。承

乾本沒有德行，後來更加放肆，造一個八尺大的銅爐，六隔大鼎，招募亡奴盜取民間的牛馬，親自督着人烹煮，召所愛的廝養同食；又好學突厥人的語言，穿突厥人的衣服，仿效他們的飲食和舉動，又假作可汗死，令手下人號哭，以爲有趣。忽聽得魏王泰大事聯絡廷臣，恐怕被其陵奪，暗遣人詐稱泰府的典籤，到玄武門上封奏，告泰的罪狀。太宗察出其假，立命捕拿上封奏的人，已逃走了。東宮詹事于志寧、左庶子張元素見承乾無道，常常切諫，苦不見聽。承乾寵愛一太常樂人，取其名曰「稱心」。太宗聞而大怒，把稱心殺了。承乾疑心是泰所告，更加怨怒，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想謀殺泰；因泰防備得很周密，不能達到目的而止。

承乾因謀泰不成，知吏部尚書侯君集因官爵不及李靖等而有怨望，暗召君集入宮，問自安之策。君集因承乾庸弱，想乘其骨肉相殘的機會，從中取利，遂勸承乾謀反；又與漢王元昌（高祖之子），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等共謀，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元公六四三年）齊州都督齊王祐（太宗的妃嬪所生），因和長史權萬紀不洽，殺了萬紀，起兵作亂，被齊府兵曹杜行敏等所捕，送京師賜死。承乾聞知，對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

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此齊王乎？」那時正在根究齊王祐謀反之事，承基被牽連，當處死，大懼，竟把太子的陰謀上告，想藉此得免死罪；太宗聞告，召承乾，幽禁在別室，命司徒長孫無忌等審問得實，乃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亦伏誅，紇干承基因告變有功，免死，且以之爲折衝都尉。魏王泰見承乾得罪，日日入內侍奉，太宗當面允許立爲太子；長孫無忌堅請立晉王治，太宗心想如果立泰，承乾與治怕都不能存在；立治則兩人都可保全性命，因此決定立治爲太子，幽泰於將作監，對侍臣說：『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封泰爲順陽王，徙均州。於是太宗改易太子之局乃告終。

太宗佐高祖，卽帝位，和改立太子的事蹟，都已約略敘及；至其卽位後的文治武功，另詳下章。

第三章 唐太宗的武功

第一節 滅薛舉李軌

唐高祖奠定長安後，所首先用兵的，爲秦、涼兩國。秦爲薛舉，涼爲李軌。薛舉初僑居在金城，今甘肅蘭州富有資產，喜交結天下豪猾，故在邊朔地方，稱雄圖霸。當煬帝廢在位的時候，舉稱帝蘭州，並使他的兒子仁杲，攻克天水。今甘肅秦州就從蘭州遷都於此，又遣仁杲領軍入寇扶風郡，爲盜帥唐弼所拒絕，兵不能進。初弼崛起扶風，立隴西的李宏芝爲天子，有徒衆十萬；至是舉遣使招弼，弼把宏芝殺死，引軍從舉。仁杲因弼軍備廢弛，襲破之，並奄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去，舉勢益張，且將進圖京師。會唐兵已定關中，遂向扶風進攻，世民就帥師討敗他。唐高祖卽位的元年，舉又重整旗鼓，與唐將劉文靜戰於高城。今陝西長武縣北唐兵受挫，高城爲舉所有，已而發病死，子仁杲代立，居折城。今甘肅涇川縣東北仁杲與諸將士素多不協，嗣位以後，衆咸猜懼，從此兵勢不振，日益衰弛。自劉文靜爲舉所敗後，高祖就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城，靜待時機，旋用大軍攻其不備，進薄折城，仁杲無力抵抗，開門納降，世民獲其精兵萬餘人，以仁杲歸京師，其餘首帥數十人，皆駢戮之。

然薛舉雖滅，而猶有李軌在，後顧之憂，正不能說就此速絕。姑臧李軌，家亦雄於資，爲人所豔稱。當薛舉起事金城時，軌與其黨羽共同計劃，欲保據河西諸地，以觀中原之變，於

是其黨共擁軌爲首領，起兵至武威。今甘肅武威縣軌繫隋郡丞韋士政，自稱河西大涼王。高祖淵卽位的元年，軌奉尊號，薛舉遣兵侵伐軌，軌反擊破他，於是河西五郡之地，盡入其掌握，同年又殺害其吏部尙書梁頌。

初軌之起也，賴頌爲謀主，智略過人，爲餘衆所畏服；頌見突厥之降，軌的種族，日益繁盛，乃暗勸軌宜加意防察，以此漸不睦於同僚，軌又誤信讒言殺頌，因此故人多懷疑忌，平日所謂心腹者，都逐漸離散。時唐高祖方圖薛舉，特遣使潛赴涼州與他相勾結，並下璽書，稱之爲從弟，軌大喜，命其弟懋入朝，淵以懋爲大將軍，遣還涼州，授軌涼州總管，封涼王。明年，軌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高祖怒，纔興師謀討軌，結果，軌被執至長安，並妻子皆伏誅。

第二節 滅李密

李密爲後魏司徒李弼的曾孫，自少卽有才略，初仕隋與楊玄感頗相得；後來玄感師起，卽欲稱尊號，密規勸之，不聽，且漸與密疏，凡事不專任密，密雖知玄感必敗，但亦無如之。

何玄感既死，密被逼，不獲已而亡命四方，變姓名爲劉智遠，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又

亡去韋城，

今河南滑縣

依翟讓，時讓與單雄信、徐世勣等方聚衆爲盜，密往來諸人間，說以取中

國之策，始皆猶豫不信，久之，稍從其言，相與漸親密。大業十三年（即隋煬帝廣十三年）

密說讓取興洛倉，

今河南鞏縣

擊敗隋東都兵，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號魏公，拜讓爲司徒，

單雄信、徐世勣皆大將軍，江淮以北，羣雄俱應，悉拜官爵。唐高祖卽位之元年（即武德元

年）王世充乘之，簡兵擊密，密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旋爲世充所敗，密不能支，

乃與諸將協議，共降長安，於是密卽西入關附唐，唐拜爲光祿卿，邢國公，密之將帥州縣，都

爲世充所有，未幾密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淵因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密旣出關，

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淵救密還，更受節度，密遂斬使者，改道東行，半途爲唐兵所

襲獲，被斬。

第三節 滅劉武周

劉武周本景城，

今河北涿縣

人，移家馬邑，

今山西朔平府

驍勇善射，廣交豪俠，其兄每督他道，

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宗！武周乃棄家從軍，積功至鷹揚校尉。還家後，太守王仁恭甚倚畀他；武周以天下大亂，陰懷異志。於是聯絡郡中豪傑，斬仁恭，得勝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突厥就立他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因僭稱皇帝，以妹增苑君璋爲宰相。先是上谷懷來縣人有宋金剛者，在易州爲盜，爲竇建德所敗，來投奔武周，金剛梟勇善戰，並說武周入圖晉陽，太原縣南向以爭天下。武周大喜，遂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使襲并州。且乞兵突厥以助他。時唐裴寂以兵拒戰，大敗；齊王元吉留守太原，祇得棄城南走。武周遂據晉陽，河東郡縣半沒於賊，關中大駭。高祖見事勢危急，議棄大河以東，阻河自守。秦二世民力爭道：『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舉而棄之，所損非細，願假臣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答應他，悉發關中兵以授世民，使擊武周。會武周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奄至夏縣，永安王孝基拒戰，大敗，孝基與獨孤懷恩、唐儉、劉世讓等都沒於賊了。

秦二世民到河東，敬德相暗引騎到蒲坂，世民自帥步騎從間道夜趨安邑，

清解州迎頭痛擊，敬德相僅以身免，於是盡俘其衆，和金剛相拒於柏壁。世民自帥步騎從間道夜趨安邑，

都請戰，世民道：『金剛孤軍深入，精兵猛將，皆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關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披其心腹，彼食盡計窮，自當退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既而金剛果食盡北去，世民領全軍追之，破尋相於呂州。今山西霍縣乘勝逐北，一日夜行二百多里，戰數十合，到高壁嶺。今山西石縣東南總管劉弘基力諫，世民道：『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事機難得，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徐得爲備，不可復制矣。吾竭忠殉國，豈顧身乎。』言罷，就策馬前進，將士不再敢言饑，遂迫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都獲全勝；至夜，宿於谷西。這時世民已不食二天，不解甲三天了，軍中只有一羊，世民和諸將分而食之。復引兵趣介休，今河南汲縣地時金剛尙有衆二萬，出自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互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卻，爲賊所乘，世民以精騎突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北走，敬德、相都率衆來降。世民得敬德大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部和諸營相參，屈突通怕其爲變，數言於世民，世民不聽。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急棄太原，脫身走突厥，金剛收餘衆隨之；武周所陷郡縣，復爲唐有。久之，武周亡歸馬邑，事洩，突厥殺之，遂及金剛，而以死君璋爲大行臺，使統武周餘衆，往塞下，做往來寇鈔（攻劫掠取之意）的事。

第四節 滅王世充竇建德

王世充本姓支，西域胡人，寓居新豐。在陝西臨潼縣東北父早死，世充隨母嫁給王氏，因姓王。平日頗喜經史，曉兵法和推步之術，以軍功入仕。大業中，曾做江都宮監，煬帝數次南巡，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雕飾池臺，數進珍物，以求帝的歡心，由是有寵。世充預知隋祚不長，陰結豪俊，有繫獄抵罪的人，每枉法救出。羣盜既起，親自將兵討擊，往往寇捷，必歸功於部下，所得軍實，也悉數推與士卒，因此人人都樂爲之用。等到李密起兵，奉詔援東都，以功封鄭國公。密既降，世充對部衆道：『文都輩刀筆吏耳，其勢必爲密所禽，吾軍敗與密戰，殺其父兄多矣，一旦爲之下，其庸有瞧類乎。』衆都憤怒，文都也聽著大恐，想在世充入朝時伏甲殺之，計已定了。段遂庸懼，怕事不成功，陰以其密謀告世充，世充執文都殺之，遂專隋政。不多時，又自加相國，總百揆，晉爵鄭王，廢隋主侗而篡帝位。世充欲順攬人心，每聽朝必殷勤誨諭，言辭重複，有司聽到的，也往往不能省記。有時他輕騎遊歷街衢，不令清道，恆按轡慢行，語觀者道：『昔時天子深居九重，民間情事，莫由上徹。世充本欲救時，非貪天位，今

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與士庶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易致壅塞，當於順天門外，設座視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納直諫，於是上書言事的，日常有數百起，條疏既多，省覽難周，世充也自覺討厭，數月以後，遂不再出行了。

世充以習於苛察，漸失衆心，其下頗有謀誅世充迎個反正的事洩，都被殺，於是他的驍將羅士信、秦叔寶、程知節等，先後降唐。世充看見衆心離散，轉嚴刑峻法，如有一人逃罪的，即舉家駢戮；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的，誅及四隣，就是樵采出城，也都有限制。每使諸將出外，輒收其家屬於宮中，公私窘急，都不聊生。這時高祖知其可取，乃命秦王世民帥師征討，世民遣總管史萬寶自宜陽今河南縣名南據龍門在河南洛陽縣南，劉德威自太行山名，連瓦河南河北山西等省東圍河內，大河以北，王君廓出洛口在河南鞏縣東南，斷其餉道，而自引大軍屯於邙山，連營以逼之。世充置陳於青城宮，隔水謂世民道：『唐帝關內，鄭帝河南，世充不曾遣一旅西侵，王忽舉軍東來，何也？』世民使部下答道：『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是以來耳。』世充又面請修好，答道：『奉詔取河南，不令來講好也。』這時君廓攻贛嶺在河南尉縣，拔之，河南郡縣相繼都來投降。世民麾下多四方降將，間或叛去的也有，諸將疑尉遲敬德有

變，因之並言於世民道：『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道：『敬德若有去志，豈在他人後耶。』下令釋放，引入臥內，且賜以金，道：『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贖，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敬德感泣無言。旋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步騎萬餘，霎時馳到，圍之數重，單英雄引梁直趣世民，勢很險惡，敬德就躍馬大呼，橫刺英雄墮馬，助世民殺出重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敗去，世民執敬德手道：『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世民移軍青城，藉以壓迫東都，壁壘不曾立定，世充就帥衆二萬，臨穀水，諸將很恐懼，世民道：『賊計窮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更出矣。』命屈突通渡水邀擊，兵纔交接，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和通兵取聯絡，所有將士，皆作殊死戰，散而復合的，有好幾次，自辰至午，鄭軍纔退，世民縱兵乘之，直到洛陽城下，遂將他們包圍。不料城裏守禦很嚴，唐兵四面進攻，十多日不能勝，將卒都疲敝思歸，劉弘基竟以班師請，世民道：『東方諸州，已望風款附，洛陽孤城，勢何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去之！』乃下令軍中道：『敢有言班師者斬！』衆將士乃不敢復有言語了。不料高祖此時也有密諭救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

彛奏道：『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旦夕，我若旋師，賊勢必將復振，後難圖矣。』高祖乃止。君廓束拔虎牢，洛陽外援都絕，唐兵掘塹築長圍以困之。世充力盡求救於竇建德，建德和羣臣計議，其舍人劉斌道：『今唐有關中，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三分之勢也。唐之攻鄭，已越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舉，鄭破則唇亡齒寒，患必及於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悉兵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卻唐存鄭，則三分之勢，庶可常保。倘唐兵退而鄭可圖，則因而取之，總二國之衆，乘敵軍之新破，長驅入關，京師可舉，此一統之業也。』建德大喜，留其將范願居守，而自帥衆十餘萬，號三十萬，渡河救鄭。

夏王建德，既渡河，陷管州和滎陽，陽翟諸城，汎舟運糧，水陸並進，軍於成皋之東，築宮板渚。河南汜水縣東北秦王世民集衆將佐商議，均請暫避其鋒。記室薛收道：『世充保據東都，府藏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所患者，但乏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若縱之使得相合，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師無日矣。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統驍銳，先據成皋，以待夏軍之

線，諸將就奮起合擊，大破之。夏軍迫於武牢，不能進，戰也不利，將士都思歸。凌敬言於建德道：『不如悉兵渡河，攻下懷州、河陽，以大將守之，鳴鼓揚旂，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則有三利焉：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強；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建德將聽其言，而世充告急的使者，相屬於道，又暗以金玉賂建德諸將，使不能實行其謀。諸將都高聲道：『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不用敬言，其妻曹氏道：『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連營漸進，乘唐國之虛，襲取山北，兼困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固何患不解？若屯兵於此，勞師費財，欲求成功，果在何日？』建德道：『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方倒懸，亡在旦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諫者告道：『建德伺唐軍芻蕘，牧馬河北時，將襲武牢。』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看敵軍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北渚以誘之。

建德將全師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陣互二十里，北距大河，南樹鵲山，西薄汜水，跋行而前，諸將都懼。世民獨登高而望，謂諸將道：『賊起山東，未經大敵，今度險而鬪，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動，彼勇氣自衰，陣久士饑，勢將自退，迫而擊之，蔑不克者。』

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王琬乘隋煬帝驄馬步出陣前，以誇示大衆，世民一見，大加稱賞，尉遲敬德請往取，世民阻當他道：『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聽，直入夏陣擒琬，引其馬馳回，竟沒有一人敢抵當他。夏軍列陣，自辰到午，士卒餓倦，都坐而歇息，又爭奪飲水，逡巡欲退，世民使宇文文化及帶三百騎犯夏陣，戒之道：『賊若不動，宜卽引歸。』及馳到，陣果然動了，世民道：『可擊矣。』自領輕騎先進，大軍跟在後面，東渡汜水，直逼他的陣線。建德方朝會羣臣，唐兵突然馳到，建德召騎兵拒敵，騎爲朝臣所阻，不能通過，進退之間，唐兵已到，建德窘迫得厲害，退依東陂，世民領騎兵赴之，所向皆披靡。淮陽王道玄勇氣百倍，挺身陷陣，再入再出，矢集在他的身上，好像蝟毛，他勇氣更厲，射人都應弦而倒。諸軍旣合，塵埃漲天，世民和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夏陣之後，張唐旗幟，夏軍望見，都潰散，建德自己受傷，逃匿於牛口渚，唐將追及，建德墮馬，舉黎將刺之，建德道：『勿殺我，夏王也，能富貴汝。』將軍楊武威下擒之，以見世民，世民責他道：『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犯我兵鋒耶？』建德道：『今不自來，恐煩遠取耳。』曹氏和僕射齊美行以數百騎奔洛州。

在這時王世充部內郡邑，都降於唐，號令所行，祇有東都城內，秦王 世民歸東都，因徙德至城下，以示世充，二人對語，相向而哭。且命世充故將長孫安世入城告世充以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都道：『吾所恃者夏王耳，夏王今已成擒，天意可知，縱得達襄陽，終必無成，不如降也。』世充乃素服面縛，領子弟羣臣詣軍門歸降，世民禮接之，並對他道：『卿常以童子見輕，今何恭之甚耶？』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入洛陽，分守市肆，嚴禁焚掠。世民令記室 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命蕭瑀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取世充黨羽，罪惡尤甚的十餘人殺之洛水之上。世民見隋家宮殿歎道：『邈侈心，窮人力，欲其不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天門，及其雙闕，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使人對他道：『公 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今既老病，無須相見也。』威既老且貧，困頓以死。建德餘衆走到洛州，欲立建德養子以拒唐，齊美行道：『喪敗如此，守亦無成，等爲亡國，豈可重遺毒於生民哉。』於是盡散其士卒，而奉建德妻曹氏來降。初宇文化及的失敗，士及妻南陽公主爲建德所得，化及誅，公主子當從坐，建德因主的緣故，意欲活他，使人告主，主泣而不許，竟殺之。至是歸唐，士及請相見，爲夫婦如初，公主道：『我

與君不共戴天之仇，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以謀逆之日，察君未預謀耳。」叱令速去，士及固請，主大怒道：「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第五節 滅蕭銳

太宗定天下，攻城野戰，沒有一次不身在行間，故諸將之功，無可紀的，祇有荆楚江淮，那是李靖和趙王孝恭實戡定之，其運籌決勝的方略，固亦不可以泯沒他。蕭銳者，後梁宣帝的曾孫，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很孝。隋末以外戚選爲羅以令，中原大亂，岳州校尉董景珍等，同謀起兵，時衆人都能推景珍爲主，景珍道：「我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蕭銳梁朝後裔，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不如請以爲主。」乃使人授意，銳大喜，卽日到岳州，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起兵五日，遠近來降附的，有幾萬人。銳於是築壇巴陵城南，燔柴告天，自稱皇帝，並遣諸將分道略地，東至九江，西訖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都附於銳，勝兵共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脩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令管機密，諸將都恃功驕傲，專事殺戮，銳患之，因令諸軍都罷兵歸農，實欲奪他們的兵權。景珍弟謀亂，事洩被誅，

景珍方鎮長沙，銳詔赦其罪，召還江陵。景珍懼，遂陰送款於唐。銳遣將攻之，景珍兵敗自殺。於是將帥大臣，以次誅戮，邊將都疑懼，不再有固志。銳也不能復制，兵勢益弱了。時夏鄭已亡，中原大定，高祖乃從事南征，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行軍總管，李靖爲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之。時峽江万漲，諸將請待水落進兵，靖不可，道：『兵貴神速，今我軍甫集，銳尙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彼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蕭銳前主張罷兵營農，宿衛之士，纔留幾千人。聞孝恭兵到，使其將文士弘屯清江北恩施縣東，以拒之。士弘戰敗，戰艦三百多艘，皆爲唐所得。江陵西五州也都投降。銳大懼，倉猝徵兵，諸軍都在江嶺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盡發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止之道：『彼救敗之師，策非素定，勢不能持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以待之，彼必分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勢分力弱，然後乘其怠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彼必并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

恭不聽，留靖守營，自領銳卒出戰，果爲銳所敗，走向南岸。銳衆方登陸，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發兵奮擊，大破之，追到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盡棄之江中，諸將都很疑懼，靖道：

『蕭銳之地，南逾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腹背受敵，進退不能，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蔽江而下，援軍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已克其城矣。』銳援軍一到，見舟艦塞江，果然遲疑不進，銳內外阻絕，謂羣臣道：『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斯民於塗炭乎？』遂下令，開門出降，詣軍門道：『當死者惟銳耳，百姓無辜，願勿殺掠。』孝恭入城，諸將都欲縱掠，岑文本道：『江南之民，苦隋虐政，延頸跂踵，以望王師，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北向之心矣。』孝恭稱善，銳建國凡五年而亡。

第六節 滅劉黑闥

劉黑闥，漳南今山東恩縣西北人，無賴嗜酒，喜事博奕，不事生產，父兄頗患之。他和劉建德少相友善，貧不能自給，建德輒加資助，等到建德起兵，黑闥方爲王世充騎將，不直世充所爲，遂往從建德，封爲漢東公，令將奇兵往來掩襲。黑闥既遍遊諸賊中，善觀時變，建德每有所

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察看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捷。建德既亡，自匿於潁南，閉門不出，這時恰巧有詔徵建德時故將，於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與謀道：『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悉遭夷滅，吾輩若至長安，安有全理，且吾屬昔爲夏王所厚，今不爲復仇，何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到潁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道：『天下適安定，我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矣。』衆懼事洩，就將雅殺死，轉詣黑闥，黑闥欣然聽從，就殺耕牛共同飲食，定計衆衆，得百人，襲潁南據之。這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事平則罷之，等到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以淮安王神通爲右僕射，使之討伐黑闥。黑闥陷貝魏諸州，建德餘衆悉歸附之。神通到冀州，和幽州總管李藝兵合，又發河北諸州兵五萬餘人，和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陣十多里，黑闥兵少，依隄單行爲陣，會天大風雪，神通乘風合戰，未幾，風又返吹，神通大敗，士馬軍糧，亡失三分之二。薛萬均、萬徹都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乘間逃歸，藝退還幽州。黑闥兵勢大振，遂自稱漢東王，都於洛州。

黑闥起兵，半年之中，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遂稱王改元。他的立法行政，悉

師建德而攻戰勇決，則又過之。他陷定州，清直隸州今屬河北的時候，執總管李玄通，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舊吏有餽以酒肉的，玄通道：『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問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道：『吾好劍舞，請假吾刀。』守者給之，玄通太息道：『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何面目偷息人間哉！』話罷，就引刀自刺，潰腹而死。高祖聞而流涕，乃詔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帥師攻打黑闥，洛水人李玄感以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從助城守。黑闥來攻甚急，世民恐君廓不能守，和諸將謀之，羅士信請往代君廓守。世民登城南高阜，舉旗招君廓，君廓領其徒潰圍而出，士信就帶左右二百人，乘機進去，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能進，八日而城陷。黑闥聞士信之勇，欲他投降，士信詞氣不撓，就殺之，時年僅二十。

世民和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高雅賢戰死，黑闥勢少弱，乃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自行往救，爲敵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衝圍而進，纔得免。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乘隄在洛水上流，謂守吏道：『待戰酣，乃決之。』黑闥領步騎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陣，世民親自出擊，黑闥帥衆作殊死戰，自午到昏，戰數十合，黑闥勢不能支，乃逃去。此時餘衆還未知，

猶在那裏苦戰，俄洛水大至，其衆纔潰散，黑闥和范願等亡奔突厥，山東悉平。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盡復舊地。高祖令太子建成討之，黑闥戰敗，其將葛德威執之以降，斬之，於是海內纔大定。

第七節 平突厥

漢族的聲威，衰於西晉，弊於梁陳。至隋有天下，始稍稍復。振等到太宗即位後，大漢的天聲，震古鑠今，莫與比隆。文治武功，並臻極軌，勦業守成，太宗實一身兼之，不愧爲三代後第一偉人。隋之亂時，有梁師都者，據上郡，雕陰，今陝西綏德縣諸地，並數寇關中。等到天下既平，師都所部，遂漸離叛，幾有不支的現象。於是稱臣突厥，導之入寇。而頡利、突利，也合兵十多萬，犯涇州塞。頡利進至便橋，今陝西咸陽縣之西，使他的臣子執失思力入見，以察虛實。太宗命囚之。親自和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到渭水，和頡利隔河相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下馬羅拜。俄而六軍絡繹開到，旌甲蔽野，頡利見之，有懼色。太宗麾諸軍，使卻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馬固諫，太宗道：『突厥所以敢傾國來者，以吾國新有內難，指玄武門之變，朕新即位，必不能

禦彼也，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懸軍深入，必有悔心，與戰則克，與盟則固，制服大驕，在斯舉矣。」是日韻利果來請和，詔許之，殺白馬與之盟於使橋之上。突厥遂引兵還。蕭瑀問道：「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出戰，而陛下不許，然虜竟自退，其故安在？」太宗道：「突厥之衆，多而不整。昨日其貴人皆來朝謁，我若醉而縛之，因進軍掩擊，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易耳。然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與虜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難以得志矣。故養甲韜戈，昭以金帛，彼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觀衅，一舉可盪平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瑀謝道：「非所及也。」

太宗每天引諸衛將卒，習射殿庭。諭之道：「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武事，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帥，庶幾中國之民，獲少安耳。」羣臣有諫者道：「干律以兵器至御前者死，今令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變生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太宗道：「王者視四海猶一家，封域之內，胥吾赤子，朕一一推心置腹，奈何宿衛之士，反加猜忌乎？」於是人人自勵，幾年之間，都成精銳。太宗嘗道：「我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

陣，必先知其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我弱，進奔不過數十百步，我乘彼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耳。」

突厥人性很淳厚，政令也頗簡略。頡利得華人趙德言親用之，德言頗專威福，變更舊俗，法令煩苛，國人多懷怨心。頡利頗信任諸胡而疏突厥。會連年大雪，雜畜多死，重以饑饉，部衆凍餓，頡利用度不足，重斂諸部，諸部叛的很多，致兵勢益衰。頡利恐中國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清屬山西朔平府境上，表面雖說是會獵，實則是在準備。鴻臚卿鄭元濤使突厥還，言於太宗道：「北虜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斃，此將亡之候也，不過三年矣。」太宗然之，羣臣都勸太宗乘間擊之。太宗道：「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危而取之，不仁；乘人之危以邀勝，不武；縱使其部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先發，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初突厥強盛的時候，諸部都附屬之，有薛延陀、回紇、骨利幹、奚霫等十五部，散居嶺北，頡利命突利主之，武臣出鎮，遠至幽州的東北，及頡利政變，諸部叛的很多，突利討之，不得勝，頡利責其失衆，突利戰敗，輕騎奔還，頡利拘而撻之，突利由是積怨，陰謀叛去。會頡利又欲徵兵，突利不與，表請入朝。太宗謂羣臣道：「鄉者突厥盛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

恣以失其衆。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喜者突厥衰，則邊境又安，吾民庶可不覩兵革。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矣，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善諫，以匡朕不逮也。」或請修古長城以備虜，太宗道：「突厥災異頻仍，頡利不懼，而暴虐滋甚，骨肉相爭，亡在旦夕。朕方與公等掃清沙漠，以立萬世之基，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太宗知道突厥勢衰，不能庇梁師都，乃賜書叫他歸朝，師都不從，遣夏州都督劉晏等圖之。晏數遣輕騎，路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接。其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以降，事洩來奔，由是上下格外猜疑了。晏知其可取，上表請益兵，太宗命柴紹、薛萬均擊之。又遣晏等據朔方東城，以逼師都。師都引突厥到城下，晏偃旗臥鼓不出，師都攻城不得志，乃宵遁。晏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來援，紹等未到朔方數十里，恰與相遇，縱兵奮擊，大破之，進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裏食盡，師都弟洛仁殺師都以降，以其地爲夏州。

代州

今山西代縣舊

都督張公謹上表，言突厥可取之狀，略謂：「頡利縱欲逞暴，誅忠

暉，偃諸部離心，華人入北者多，所在保據山險，大軍一臨，自然響應。」太宗越其議，命李靖爲行軍總管，公謹副之，李世勣、柴紹、薛萬徹分道出師，並授靖節度，時在貞觀三年十一月。

後來突利入朝，太宗語侍臣道：『太上皇以百姓之胡，稱臣突厥，朕常痛之，今單于稽顙，庶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李靖以精騎三千，自馬邑唐屬山西朔平府襲破定襄，頡利不意其突然而至，大驚道：『唐非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乃徙牙旗至積口。靖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附藩后及楊帝孫政道來降。世勣出雲中，今山西大同縣與虜戰，白道大敗之。頡利保守陰山，還有衆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太宗遣唐儉等慰撫之。頡利內實猶豫，欲待至草青馬肥的時候，再亡走漠北。靖引兵與世勣會於白道，共謀道：『頡利雖敗，餘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遙，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萬人，齎二十日糧，逕往襲之，可不戰而擒也。』公謹道：『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道：『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儉輩何足惜哉！』聚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等來大喜，不設備。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脫身北走，儉得南還。靖殺隋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到大漠，露布以聞，詔以突厥蓋平，大赦天下。

當始畢纒興盛的時候，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餘帳，住在國的

西偏，直靈州的西北。頡利既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頡利以數騎夜走，匿在山谷。蘇尼失馳往取他，副總管張寶相奄至，俘頡利送到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頡利到長安，太宗御順天樓受俘，數其罪而宥之。上皇喜道：『昔漢高困於白登，累世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乃召太宗和諸王妃王，置酒設嬪，酒酣，上皇自彈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互相奉觴上壽，至夜而罷。四夷君長都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太宗道：『我爲中國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都稱萬歲。自後以魏書賜西北諸夷，悉稱天可汗。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來降的，還有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在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作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之情，弱則款附，強則叛亂，若留在中國，則投降之衆，逾十萬，幾年之後，蕃息滋生，必爲腹心之疾，悞悔無窮。西晉之禍，可爲前鑑，宜縱之使還故土。上卒用彥博策，處置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到靈武，分突厥故地爲四州，頡利故地爲六州，置二都督府以統之，左曰定襄，右曰雲中，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突厥部衆，留在京師的近萬家。頡利之敗，諸酋長皆棄之來降，獨思摩相隨不去，遂一并就擒。太宗嘉其忠，便統

頡利餘衆，賜姓李氏。

第八節 平薛延陀

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率領他的部落，建庭於都尉犄山，勝兵三十萬。太宗以他強盛，恐後難制，拜其二子爲小可汗，以分其勢。既而又拜李思摩爲可汗，使之統突厥餘衆，還其故地，與薛延陀分治漠南北。未幾，真珠聞太宗將東封，謂其下道：『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備必虛，吾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帥諸部兵三十萬寇漠南，思摩不能禦，走入塞，遣使告急。太宗命五總管分道北征，戒之道：『薛延陀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羸，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急取，思摩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盡薙野草，見糶糗日盡，野無所掠，卿等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李世勣等受命而行，果大破虜衆於諾真水上，真珠恐懼，遣使求婚。太宗謂羣臣道：『薛延陀偏強漠北，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則許其婚以羈縻之耳。』房玄齡也以爲和親較便，太宗然之。先是契苾何力來降，拜左領軍將軍，其母弟都在涼州，太宗令何力歸省，且撫

其部落會薛延陀盛強，契苾部謀往附之。何力至，聞其謀，大驚道：『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道：『太夫人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因執之詣薛延陀，置眞珠帳前欲降之，何力箕踞東向，拔佩刀大呼道：『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廷者哉！天地日月，必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有使者從虜中來，具言其狀，太宗爲之下淚，因以宗女妻眞珠，何力乃得還。

貞觀十七年，薛延陀可汗夷男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貢獻極厚，何力因言於太宗道：『薛延陀未可與婚，願日遷延其事，而救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剛戾，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吾可以坐制也。』太宗從之，羣臣都言不可失借戎狄，以啓邊患者。太宗道：『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漢初匈奴強，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帛以餌之。今彼弱我強，薛延陀新長北庭，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諸胡，諸胡亦僞首聽令者，以其爲中國所主故耳。今以女妻之，彼自恃爲大國婿，諸戎誰敢不從。胡虜人而獸心，微不得志，必反噬爲害，吾故絕其婚，殺其禮，諸胡彼知之爲我棄也，不日將取之矣，卿曹識之。』後數年，夷男死，諸子爭立，屢次犯邊，國人不附，回紇諸部叛之，薛延陀往討，大敗。太宗詔江夏王道宗等分道並進，夷男子多彌出走回紇，殺之，盡據其地。餘衆奉夷男兄子咄摩支爲主，上表請

居鬱督軍山北。朝議恐其終爲積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太宗自詣靈州，今寧夏靈州縣境招撫，敕勒諸部，都請入朝。回紇十一姓，各遣使歸命。太宗大悅，下詔道：『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陀，餓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宜備禮告廟，頒示天下。』太宗賦詩略道：『聿恥淵百王，除凶報千古。』命勒石於靈州。未幾，詔以回紇諸部之地，建六府一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又聽從回紇之請，於回紇之南，突厥以北，別開一道，叫做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於是北荒都平。

第九節 滅高昌

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是漢車師前王的故地，當太宗卽位的時候，其王麴文泰多邊絕西城諸國的朝貢，太宗使人讓之，文泰辭不遜。乃以侯君集爲總管，率領萬徹諸將討之。文泰聞之，謂其下道：『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三之一，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彼安能至此乎？』及聽到唐兵已度磧，憂懼而卒。子智盛嗣，諸將請乘喪襲之，君集道：『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我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王者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明朝攻之，及午而

克。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得戶八千四十。太宗欲以高昌爲郡縣，魏徵諫道：「陛下初嗣大統，文泰夫婦，首先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封其子，則威聲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乃利其土地，開設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喪，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原，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實未見其可也。」太宗不聽，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又置安西都護於交河城，留兵守之。君集虜高昌王麴智盛和其羣臣豪長而還。於是唐之幅員，東極大海，西抵焉耆，南訖林邑，北盡朔漠，都爲郡縣，設官置戍，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第十節 平龜茲 附征天竺

龜茲就是今之庫車，新羅阿貞觀二十一年，其王布失畢嗣位，浸失臣禮，侵漁隣國。會焉耆謀叛，布失畢遣兵助之，太宗大怒，詔以阿史那社爾爲行軍總管，和契苾何力、郭孝恪等討之。社爾引兵從焉耆之西到龜茲北境，分兵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棄城奔龜茲，社爾

追斬之，龜茲大震。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三百里，和龜茲兵戰，大敗之，遂拔其都，使孝恪留守，而自領諸軍追布失畢，擒之於撥換城。當布失畢出走，其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襲擊孝恪，孝恪方營於城外，龜茲人入告，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纔引兵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了，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死，城中大擾，將軍曹繼叔和郎中崔義超，合兵赴援，大破虜軍，那利單騎遁走，國人執之以降。社爾前後破龜茲大城五，召其父老，宣揚國威，開陳禍福，諸部都降，凡得七百多城，勒石紀功而還，後來以龜茲爲安西都護府。

西域之南，有天竺者，就是今之印度，其國有五，而中天竺最强，自古爲中國兵力所不及。貞觀時王元策奉使至其國，會天竺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元策，元策單身奔遁，到吐蕃西境，徵西域諸國兵，吐蕃和泥婆國都遣兵赴之。元策率領進討，運到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之，城邑聚落，投降的有五百八十餘所，俘那順以歸。唐室威靈，遂震於西南海了。

第十一節 征高麗

太宗用兵如神，戰無不克，其數用兵而難於成功的，獨高麗一役。貞觀十六年，營州奏高麗王建武爲其臣，蓋晉蘇文所弑。初，蓋蘇文凶暴不法，建武謀殺之，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因手刃建武，立其弟子藏爲王。太宗道：『高麗職貢不絕，賊臣弑逆，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未忍言用兵耳。』旣而高麗謀攻擊新羅，新羅王乞援，太宗欲親往征之。褚遂良諫道：『天下譬之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回夷猶身外之物耳。高麗賊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足矣，今棄金湯之全勝，踰遼海，臣竊爲陛下憂之。』太宗不聽，遂到洛陽，詔張亮、李世勣帥衆先行。亮由海道趨平壤，世勣將步騎趨遼東，太宗帥諸軍發洛陽，命太子監國於定州。時在貞觀十九年。世勣潛師濟遼水，攻蓋牟城，拔之，張亮以舟師渡海，取卑沙城。世勣進圍遼東。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多里，布土作橋以渡，旣渡後，就撤之，以堅士心。到遼東城下，太宗見士卒負土填塹，卽取其尤重的，在馬上自己持之，從臣爭負土至城下。時世勣攻城，已二十日了，太宗引精兵會之，高麗不能敵，遂克之。這時李思摩中流矢，太宗親吮其血，將士聞之，沒有不感泣的。契苾何力挺身陷陣，槊中其腰，薛萬均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衆

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裹瘡力戰，遂破白巖。白巖城既降後，復拒戰，太宗怒其反覆，約克城之日，以其丁口分賜諸將。太宗道：『殺人而俘其妻孥，朕所不忍，願以庫物頒將士，贖此一城之命可乎。』聞者都感泣。

諸軍進攻安市，安市是高麗的要郡，其將高延壽，帥衆十五萬來援。太宗道：『延壽若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援險以困吾軍，上策也；拔衆宵遁，中策也；來與吾戰，下策也，必成擒矣。』高麗或謂延壽道：『唐皇內劉羣雄，外平胡虜，此命世之才，不可敵也。不如頓兵不戰，分遣奇兵，斷其運道，彼求戰不得，欲歸無跡，乃可勝也。』延壽不聽，引兵直進。太宗命阿史那社爾以千騎誘之，兵始交，僞遁。高麗兵相謂道：『易與耳。』競進乘之，到安市城南，依山而陣。太宗以數百騎登山觀望，命李世勣以萬五千人陣於西嶺，長孫無忌以萬人自山北出夾谷，以衝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山北山，敕諸軍聽到鼓角聲，齊出奮擊。延壽見世勣布陣，勒兵將戰。太宗望見無忌軍塵已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齊進，延壽大懼，欲分兵抗拒，而陣線已亂。龍門人薛仁貴穿白衣，大呼陷陣，所向無前，大軍

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將全軍來降，高麗大震。太宗乃名所幸山叫駐蹕山，刻石紀功。安市城久不下，攻之六旬，用帑五十萬以上。遼東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以久留，且糧食將盡，太宗乃敕班師耀兵城下而還，城主則拜辭於城上。

第四章 唐太宗的文治

第一節 太宗的任用賢才

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幫助高祖，定了天下。到了高祖內禪的時候，隋末羣雄，差不多沒有再能興起的，而唐的內難——太宗兄弟之爭立，到了這時候，也有了一個結束。所以太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善俗化民，以成其「貞觀之治」。雖史書上說：「太宗在位，斗米五錢，外戶不閉，路不拾遺。」不免形容過甚；但我們細考當時的治績，也確有爲尋常君主所不及的，茲先敘其任用賢才。

唐高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不喜磊落奇士，而信任一般親近的小人。他在位的時候，宰相如僕射裴寂，中書令封德彝，侍中裴矩，總是隋室的佞臣。所以武德年間，弄得賄賂公

行，綱紀紊亂，（貞觀三年太宗責裴寂語）內政很不清明。太宗爲秦王時，就開文學館，著手羅致人才。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王志寧、蓋文達、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秦王暇日，常到館中和他們討論文籍，有時到夜半才止；又命開立本爲這些人畫像，褚亮做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被選的，當時的人謂之「登瀛洲」。後來太宗卽了帝位，任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賢臣，大大的改革武德年間的弊政。房、杜二人卻是唐代有名的賢相，房玄齡爲人很警敏，貫綜墳籍，明達吏事。他任尙書左僕射的時候，夙夜盡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用法務求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賢才，常如不及。太宗常與玄齡謀事，玄齡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輔政，相得益彰，封梁國公。貞觀二十五年疾篤，上疏諫征高麗，願罷師，太宗得疏，詔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尙能憂國事乎？』

杜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忠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

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及太宗即位，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爲右僕射，與玄齡共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久之，以疾辭職，及歿，太宗語及，必流涕，謂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魏徵王珪，其初皆事隱太子，他們見秦王功名日盛，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失敗後，秦王召魏徵責之曰：「爾聞吾兄弟，奈何？」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王嘉其爽直，無恨意。即位後，拜諫議大夫，太宗常問政事得失，徵知無不言。貞觀三年，守祕書監與王珪、房玄齡、杜如晦參預朝政，專以仁義勸太宗，遂成貞觀之治。七年春，太宗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帝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往往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始諦視之。王珪罷，徵代爲侍中，封鄭國公。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徵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餘條，太宗深爲歎賞。徵容貌不過中人，但很有膽略，常常犯顏苦諫，雖逢太宗盛怒，他還是神色不稍改變。太宗嘗得佳鵠，放在自己臂上，望見徵來，把鵠藏在懷中。徵奏事故久，鵠竟死懷中，後爲太子太師。卒後，太宗自製碑文，書於石，後臨朝歎

曰：『人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鑑，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葉。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王珪字叔玠，太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嘗謂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之不及堯舜，以諫靜爲己任，臣不及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很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封永寧公。貞觀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復召爲禮部尙書。珪性很寬裕，自奉甚薄。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爲法司所劾，帝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

太宗用人有兩個優點：第一，是取人不求全。嘗令封德彝舉賢才，德彝久無所舉，太宗責之。他說：『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太宗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

治者，豈借才於異代哉？正恐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又嘗面舉諸臣得失，其言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懦怯，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恆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常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所任使，多能稱益。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以上諸人，率有差缺，而太宗並能用之。可見他的知人善任了。第二是太宗舉人，能內不避親，外不棄讎，他娶立長孫無忌爲相，長孫后再三勸諫，他也不聽，終立無忌爲右僕射。王、魏爲隱太子，想除太宗，太子敗後，太宗不念舊惡，仍用他們。這也是太宗能得賢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節 太宗的善納諍諫

太宗是一個英睿的君主，他知道天下的政理，決非一人的思慮所能周知，嘗對少師

蕭瑀說：『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又嘗對公卿說：『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復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蓋者，亦足視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他如此導人以言，所以貞觀年間，直言極諫之士，舉不勝舉。其中尤以魏徵爲最著。徵事太宗，嘗願爲良臣而不爲忠臣，太宗問他忠良有無分別，他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太宗甚悅。徵前後諫二百餘事，太宗無不嘉納。徵以疾辭位，太宗曰：『金必鍛鍊而成器，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豈可去乎？』至今所傳十思、十漸等疏，皆言人所不敢言。其十思疏曰：

『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威之以盛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辯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撝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

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

其他疏奏多類是。當時直諫的人，除魏徵外，按新舊唐書各傳，還有多人，如薛收、陳徽、太宗賜金四十錠以獎勵之。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太宗就賜以蘭陵公主園，圍值百萬，或以爲太厚，太宗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是以賞之。」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太宗就赦了楊纂。虞世南諫田獵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切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太宗嘗曰：「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馬周諫大安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太宗就購大宅值二百萬賜馬周。盧江王瑗姬侍，側王珪曰：「陛下知瑗殺其夫而取之，以爲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太宗就去了她。諫祖孝孫雅士，不宜令教女樂，太宗負怒責王珪，第二天卽大悔悟。姚思廉諫九成宮，賜帛五十匹。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太宗賜以鍾乳一兩，對他說：「卿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胄諫修洛陽宮，太宗很嘉獎他，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至以爲甚於隋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卒興，同歸於亂耳。」太宗嘆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就命停止工事，賜元素帛二十四。褚遂良諫寵魏王泰太過，太

宗納其言，諫告成東岳，即罷封禪。張元素令史出身，太宗問他的履歷，元素慚不能對，遂良說元素已升至三品，陛下不宜對羣臣窮其門戶，太宗也很悔悟。太宗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說：『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宜以東西爲限。』太宗也以爲然，賜行成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裴仁軌私下役使門夫，太宗欲斬之，李乾裕奏罪不應死，太宗就免了他。權萬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太宗欲誅之，柳範說：『房玄齡尙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過了很久，又獨召範溫言慰勉他。太宗好與羣臣論難，劉洎力諫，太宗詔答曰：『輕物驕人，恐由於此，敬當虛懷改之。』洎又說近上來書人或面加竅詰，恐怕阻了進言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改之。』總觀以上諸人的直言極諫，固由於各懷忠誠之心，但也因太宗能從諫如流，有以啓之。不然，當時諸人，又豈敢觸犯龍鱗，而自取滅亡之禍呢？至於太宗之所以肯納諍諫，也由於親見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爲天下笑。所以深知拒諫飾非，足以自取禍害，時時引隋爲鑒戒，獎勵羣臣盡言。惜後來勳業日隆，太平日久，太宗也稍稍改變，不像貞觀初年之導人以言了。

第三節 太宗的修明治道

太宗在位，對於國家政事非常留心。嘗對裴寂說：『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宜恪勤職事，副朕此意。』關於太宗的政論，有幾點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他雖然是一個專制的君主，但很知道爲政要以民爲本，要顧到人民的利益。如太宗曾對羣臣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嘗對公卿說：『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謔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詔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已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詔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其他類此的言論尙多。

第二、他雖是一個以強力奪取天下的開國之君，但很知道取天下用武力而治天下要用政治。他曾說：『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嘗問侍臣：『勦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成之，勦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太宗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勦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勦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第三、他有守法的精神，但並非完全任法以爲政治之具。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有人主張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於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又嘗詔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悉中律令，公輩不聞執奏，豈以爲事小不足措意耶？夫禍患之來，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而可忽哉？』戴胄爲大理少卿，常常犯顏執法，太宗都聽從他。太宗卽位之初，嘗與羣臣語及教化，魏徵主張重教化，封德彝主張任法律，卒從徵言。

第四、他很留心吏治。武德九年，患吏多受人賄賂，密遣左右試賂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就要殺他。貞觀元年，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被發覺，太宗說：『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賄如是乎？』因他有功，不便加罪，但於殿庭賜數十匹絹以辱之。太宗又曾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他考績如此認真，懲治貪汙如此嚴厲，誰敢以身試法呢？所以當時吏治澄清，民無冤獄。

第四節 太宗的宏獎學術

唐高祖既統一天下，非常注重教育，定都長安之後，就恢復國子、太學、四門、郡縣等學。太宗英才大略，也潛心學問，初建秦邸，就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這在前節已經述過。既卽帝位，就於門下別置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其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古往

行，商量政事。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又於東宮置崇文館，增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吐蕃、日本都派子弟留學中國，國學裏面生徒加至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又經學自東晉以後，儒者好尚有南北之異；南學簡而華，北學深而樸。北學承襲漢代遺風，探求文字章句之末，義理往往從略；南人喜譚名理，增飾浮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南朝易宗王弼，書宗孔安國，左傳宗杜預，北朝易書則宗鄭玄，左傳則宗服虔，只有詩南北並主毛詩，禮並主鄭氏（玄）到了隋代統一南北，因當時文化上先進後進的關係，南人常輕北，北人則重南。於是在政治上，是以北統南，而學術上則以南統北；然而這祇是一時風尚如此，並沒有政治力量存在其間。到了唐太宗因師出多門，章句繁雜，就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當時修正義的，易是馬嘉運、趙乾叶，書是王德韶、李子雲，詩是王德韶、齊威，春秋是谷那律、楊士勛，禮記是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頤、張權，而以孔穎達總其成。這五經義疏易用王弼注，詩用毛公傳，鄭玄箋，書用偽孔傳，兼取東晉偽古文。禮記用鄭玄注，

春秋用左氏傳及杜預解，而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於是混南北，雜鄭王，自成唐代的經義，學者宗之。

又高祖時祕書丞令狐德棻建言：『近世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捐脫。今耳目尙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皆汨暗無所撥拾。陛下受禪於隋，隋承周二祖，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高祖以爲然，於是詔中書令獠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修魏史；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舉，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修齊史；祕書監竇璉，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修陳史；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令狐德棻，修周史，整理論議，經過幾年不能成功。到了太宗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只有五家史當修，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卿，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葉，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陳梁二史，祕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史。此外還有南北史是李延壽撰的，晉書是成於房喬與褚遂良等，預其事者二十一人。而其中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兩傳論，是太宗自撰的，故原本題曰太宗御撰。由是

史書頗爲詳備。太宗又集文士編纂類書，如文館詞林、文苑英華之類，皆爲一時的盛製。

第五章 結論

根據以上各章的敘述，我們對於唐太宗已有了相當的認識。現在更就我個人的意見，對於太宗下一個總括的批評，作爲本書的結論。不過對於一個人，尤其是很不容易了解像唐太宗這樣的一個人，要得一個精確的批評是很難很難的。在迷信他的一方面的人，未免要稱他是一個武功文德三代下未有的聖主；而在相反一方面的人，又未免要藉他殘害宗親，嬖愛女色爲口實，說他是一個無行無道的君主。其實我們在今日要批評專制時代的一個君主，不當仍舊保持着計較一姓一家成敗興亡的眼光做批評的立場，我們要從民族國家的觀點，問一問他對於我們的民族國家的功績究竟有幾許。這樣才不致陷於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當輕的毛病。我對於唐太宗的批評，就是根據了這種原則，所以我覺得他也不過和秦始皇（公元前二二一——二一〇）、漢高祖（前二〇六——一九五）一樣終日地在爲保持他一姓一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想，並不會以民族國

家爲前提；不過就在這勇於自私自利的當中，連帶的使得我們的民族國家得了不少的利益。因此我仍然覺得他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君主，他對於我們的民族國家至少有以下兩點功績：

第一、武功極盛，使得各民族的文化有一個調和的機會。在唐初四十年間，（包括高宗十餘年）滅突厥、薛延陀、播吐蕃、服吐谷渾、黨項、高昌、焉耆、龜茲、吐火羅、昭武九姓及波斯等國，招徠了新羅、日本、擊滅百濟、高麗，深入其地，改置名王，設都護以統制之。又征天竺，交通大食。亞洲大陸的全部，差不多都爲唐所羈縻。四夷的酋長，爭來朝見。這時候中國的國威，可算盛極，而中國的文化也就隨之廣播到域外去。如當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高昌、吐蕃都望風欽仰，相繼派子弟到中國留學。同時因西域交通之路重開的結果，印度、波斯、大食都通好互市，於是大食的回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東羅馬的景教，都先後傳入中國，就中祆教傳入較早，還在唐以前，不過到唐而更甚。回教由教徒撒哈八、景教由教徒阿羅本直接到中國佈教。摩尼教是由回紇人傳入的。至於漢時已傳入的佛教，經南北朝（南朝：公元四二〇——五八九；北朝：三八六——五八一）到唐名僧相繼西行去求佛典，

西僧陸續到中土來傳教，到此時也稱極盛。因此中外文化得了一個絕好的調和的機會。

第二、削平內亂，與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隋（公元五八九——六一八）末羣雄並起，稱王稱帝的不下二十餘人。在這樣大混亂的局面之下，人民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難盡。唐太宗既相高祖（六一八——六二六）削平了羣雄，奠定統一的基礎，更任用賢臣，勵精圖治，輕徭役，薄賦斂，去奢省費，任仁義而不任刑法。由是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山無盜賊，人民得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

至於太宗的劣點，足以阻礙我們的民族國家的發展的，也有以下兩點：

第一、寵愛女色。這一點，看起來似乎是他一姓一家的事，與我們的民族國家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仔細的一想，便可知女色之禍和唐代中葉以後外族的入寇，是有很大關係的。本來太宗很好女色，他殺了齊王元吉，就納其妃楊氏爲妾。廬江王瑗既誅，又納其美姬。最後又以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爲才人。宮闈之內，慚德很多。所以太宗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關於修身治國的道理，說得無微不至，只不以女寵爲戒。因此太宗以後，高宗（六五〇——六八三）、中宗（七〇五——七〇九）、睿宗（七一〇——七二一）、

玄宗（七一二——七五五）四代，都是幾乎以女子亡國，而玄宗因寵愛楊貴妃致激起安史之亂（七五五——七六三）更使我們民族受了許多的騷擾。後來安史之亂雖賴肅宗（七五六——七六二）、代宗（七六三——七七九）借回紇兵，用郭子儀、李光弼諸名將，僥倖光復，但由此又招致了外族的入侵。按回紇在助唐平安史之亂後，肅宗以公主嫁其可汗，酬報很優厚，但他總不壓足，時時生事，並且連合吐蕃入侵。郭子儀單騎入回紇軍，喻解，才約盟而去。吐蕃在高宗時即屢寇邊境，等到安史亂起，就乘機進取河西、隴右之地，直迫長安。後經郭子儀防禦得法，才引去；但還是侵寇不已。當時還有在雲南的南詔國，也和吐蕃連結，時常入寇成都，有時更擾及交州。以上這一段事實，我們若就因果關係說，則外寇之來，源於內亂，內亂之起，由於女色，不能說不是很合理的推論。而太宗之亂倫好色，遺其習於後代，就不能辭其咎了。

第二、統制學術。太宗即位之後，興辦學校，命羣臣修史，又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在一方面看起來這是獎勵學術；但從另一方面看起來，實是一種文化統制的政策。因為史由官修，從此便多忌諱而少信史，經學立一定之標準，由此士宗一義，學術也就

沒有發展。至於學校制度，一時雖燦然大備，然取士方法，仍沿隋代貢舉的制度，學校只成爲科舉的一個階梯，並非是專爲講學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除去不入科舉牢籠的佛教徒，有很多的建樹外，幾無學術思想之可言。這就是太宗實行文化統制的結果了。

總之：唐太宗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至於他的功過，則見仁見智，在乎讀者的自得之了。

唐太宗年表

1294	1295	1297	1299	1315	前元民
618	617	615	613	597	元 公
寅 戊	丑 丁	亥乙	酉癸	巳丁	
唐武德元年	隋大業十四年	大業十三年	大業十一年	隋大業九年 隋煬帝	隋開皇十七年 隋文帝
紀 元					
大 事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唐以秦公爲尙書令，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竇武肅瑀爲內史令。六月，立建成爲太子。世民秦王，元吉齊王。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並斬薛仁果。	四月李淵大將軍，開府置官屬。五月李淵起兵太原。十一月李淵克長安，立代王侑爲帝，尊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以李淵爲山西河東安撫大使	以唐公李淵爲宏化留守	太宗世民生

1289	1290	1291	1292	1293
623	622	621	620	619
未 癸	午 壬	巳 辛	辰 庚	卯 己
六 年	五 年	四 年	三 年	隋越王侗二年 皇泰二年 唐武德二年
夏，唐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中書令。 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三月，秦王世民破之於洛水，黑闥奔突厥。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唐太子令秦濟教與詔敕並行。十一月遣太子建成擊黑闥。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唐置天策上將，十八大學士，秦王開文學館，延杜如晦、房玄齡等，使閣立木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二月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五月，唐立老子廟於羊角山。七月，秦王督師伐鄉王世充。十月，高開道降唐。唐改納言等官。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夏四月唐襲殺涼王軌，河西平。秋七月唐置十二軍。西突厥入貢於唐。八月唐殺其民部尙書劉文靜。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唐以夏侯端為祕書監。是年朱粲敗降唐。

1285	1286	1287	1288
627	626	625	624
亥丁	戊 丙	酉 乙	申 甲
元 年	九 年	八 年	七 年
太宗世民貞觀			
<p>馮盎遣子入朝。十二月，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改世爲</p>	<p>去。</p>	<p>張瑾禦之敗績。後任城王道宗敗之，預利賄和而還。十一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持中，加秦王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p>	<p>遺秦王世民禦之突厥，受盟而還。</p>
<p>正月，制陳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二月，分天下爲十道。十月，</p>	<p>正月，以裴寂爲司空。二月，以齊王元吉爲司徒。六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帝自稱太上皇。八月，太子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置弘文館學士，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賄盟而去。</p>	<p>正月，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七月，突厥寇邊，遣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後任城王道宗敗之，預利賄和而還。十一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持中，加秦王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p>	<p>正月，唐置大中正。二月，唐置州縣鄉學，明一經者皆彼用。唐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唐高麗請班歷。三月，唐初定官制。四月，唐行新律令。唐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閏七月，突厥入寇，遺秦王世民禦之突厥，受盟而還。</p>

1281	1282	1283	1284	
631	630	629	628	
卯 辛	庚 寅	丑 己	子 戊	
五 年	四 年	三 年	二 年	
<p>二月，開黨項之地爲十六州。</p> <p>帝獵於後苑。十月詔議封建。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p>	<p>正月以金帛賜突厥，贈男女八萬口。八月，殺大理丞張羅古。</p> <p>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斥地自陰山北，北至大漠。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杜如晦卒。四月，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八月，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十一月，高昌王入朝。</p>	<p>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爲秘書監，參預朝政。孔穎達論有若無，實若虛。顏師古請撰王會圖。六月，以馬周爲監察御史。十一月，命李靖統諸軍，翊突厥。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p>	<p>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柴紹等討平梁師都以其地爲夏州。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十二月，立薛延改夷男爲眞珠可汗。王珪爲侍中，珪勸上用經術士。</p>	<p>代，或爲系。典籍中或作冊，以民部爲戶部，凡民字皆改從人。</p>

	1276	1277	1278	1279	1280
	636	635	634	633	632
	申 丙	未 乙	午 甲	巳 癸	辰 壬
	十 年	九 年	八 年	七 年	六 年
	<p>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以武氏為才人。頒新律令。魏徵 入貢。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p> <p>葬文德后，帝自為文刻石。上為魏王泰開文學館。吐谷渾請頒 歷行年號。六月，皇后長孫氏崩。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p>	<p>政事。</p> <p>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二）李靖大破吐谷渾，可汗伏允為其 下所殺。七月，詔禮官議廟制。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p>	<p>正月，以李靖等十三人為勦陟大使，分行天下。十月，營大明 宮。以李靖為特進。吐蕃遣使入貢。吐谷渾寇涼州，命李靖討之。</p>	<p>造渾天黃通儀。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十二月，帝奉 太上皇置酒未央宮。</p>	<p>正月，宴元武門奏七德九功舞。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李淳風 九功之舞。虞世南上碧德論。上曰卿未知其終。</p> <p>正月，羣臣請封禪，不許。三月，帝如九成宮。閏月，宴近臣於 丹霄殿。冬以陳達為禮部尚書。帝如慶善宮，作功成慶善樂，為</p>

1275	1274	1273	1272
637	638	639	640
酉 丁	戊 戊	亥 己	子 庚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p>上十思疏。二月，詔行新禮。房玄齡等草封禪儀。作飛山宮。以王珪為魏王泰師。六月，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潯州刺史。子孫世襲。七月，殺洛水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十月，獵洛陽苑。</p>	<p>正月，頒氏族志。二月，附隋忠臣饒君素為蒲州刺史。七月，以高士廉為右僕射。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上不習文章，曰：人主患無德政。</p>	<p>正月，以房玄齡為太子少師。二月，詔停製封刺史。五月，早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十漸疏。七月，立顏利族人李思摩為突厥可汗。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十二月，命侯君集擊高昌。王珪卒。</p>	<p>命孔穎達會諸儒撰五經正義。飛騎給博士授經。高麗、吐蕃等皆遣子弟入學，升講筵者八十餘人。以劉仁軌為樞密丞。三月，流鬼國入貢。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十一月，詔更定喪服制。十二月，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p>
<p>正月，以宗女文成公主嫁吐蕃棄宗弄讚。四月，命呂才刊定</p>			

	1268	1269	1270	1271
	644	643	642	641
	辰 甲	卯 癸	寅 壬	丑辛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p>正月，帝發洛陽，封比干墓。上親征高麗，進攻安市，敗其援軍，攻下滅俱頓太半。</p> <p>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十月，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詔親征高麗，以張亮、李世勣分統諸軍。十二月，徙突厥居河南。李思摩入朝，手詔諭天下，減供頓太半。</p>	<p>實錄。</p> <p>正月，魏徵卒。圖功臣於凌煙閣。四月，太子承乾以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太子。魏王泰為郡王，蕭瑀、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九月，新羅乞伐高麗，諭止之。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p>	<p>十二月，帝獵於驪山。</p> <p>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維那孝恪擊敗之。十一月，高麗蓋蘇文弑其王建武，自為莫離支。</p>	<p>世勣為兵部尚書，薛延陀攻突厥，李世勣討平之。</p> <p>陰陽雜書。五月，詔罷封禪，從褚遂良之請也。十一月，以李</p>

	1264	1265	1266	1267
	648	647	646	645
己	申 戌	宋 丁	午 丙	巳乙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帝崩(年五十三)長孫無忌褚遂良受	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四月，帝如翠微宮。李靖卒。五月，	發江南工人造大船。	刑部尚書張亮坐寢假子五百，與衛士論符讖，誅。	中劉洎。薛延陀寇邊，夏州兵敗之。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畢。是年奚契丹內屬。西突厥來降。	正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四月，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五月，骨利幹入貢。帝如翠微宮。七月，牛進達拔石城還(李世勣於五月還)。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入貢。	正月，遣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帝還京師。五月，高麗使來謝罪，卻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降薛延陀，敕勒諸部請吏。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降凶報千古。刻石。十月，幸房玄齡第。	城不下，詔班師。四月，岑文本卒。復立魏徵碑。十二月，殺侍

1263

649

酉

二十三年

遺詔輔太子，遷宮發喪，罷遼東兵，以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六月，太子即位，改官名犯先帝諱者，以長孫無忌爲太尉，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九月，以李勣爲左僕射。

(完)



▼史學叢書第四種

國史通略

張震南著

一元二角

本書上起太古，下迄現代，抉的繁要，綜為四事：曰政術、曰國際、曰生計、曰學術，仍以通史方法，按照時代將四事貫穿而成。總三十二章，敘述全部，為提綱挈領之說明，而隨事綴以精要之史實，一掃板重敘述之弊，可供國民通覽史事及學校教科之用。

中國歷代生計政策批評

本書將中國歷代國民生計政策自周代井田制度迄清代鐵路事業，逐一加以簡要之敘述與批評，為治中國經濟制度史與中國經濟思想史者必備之參考書。

▼馬君武著

▼一冊 四角

中華書局發行

張居正評傳

陳翊
林著
一冊
九角

張居正爲明代之一大政治家，陳翊林先生依其遺集，旁考史實，著爲評傳，首叙其時代、家世、年表，次依年代分述各期之概況。凡關於張居正之性格、抱負、治術、政論、吏治、用人、兵略、將略、學術、著述諸端，均發揮盡致；最後殿以評論，尤見精詳，使張居正捨身爲國之偉大人格與事業，活躍紙上，不惟可供整理舊史者之參考，而今之從政者，尤宜入手一編，藉資觀摩焉。

中國近百年名人傳 李鴻章

韋息予著 一冊 五角

李鴻章是我國近百年來政治與學術舞台中重要人物之一，他個人的傳記，簡直與當時我國的歷史分不開來。而當時的中國則正在劇變開始的大時代中，他的舉措，影響至今不衰。本書即着眼於時世的演變，敘述他的事蹟，自平吳之役至辛丑議和止，前後凡八章，均冠以時代之說明，不斤斤於個人功罪的論評，尋究其成敗的背景，明白指出，使讀者對於這個大時代的情勢，有深切的了解。供初中學生學習本國歷史參考之用，最爲相宜。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初中學 唐太宗 (全一册)

定價銀



編者

張仲
劉逸
寰青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遼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
澳門
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6
112322

註冊商標



\$ 40